



莫奈

莫奈

CLAUDE MONET

肖元



人民美術出版社

一 莫奈的生平和艺术活动

1840年11月14日，克洛德·莫奈出生在巴黎。莫奈五岁的时候，他们家移居勒阿弗尔，他的父亲在那里开了一家经营殖民地货物的小杂货铺。勒阿弗尔是塞纳河的入海口，距巴黎只有两百公里。

莫奈很早就显示出对绘画的热爱和才能。还在念小学时，他就喜欢用多种装饰图案来美化自己的书和笔记本；他十五岁时画的漫画被陈列在当地商店的橱窗里，并靠给人画漫画像挣点钱贴补家用。莫奈晚年曾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如果我一直那样画下去，早成为百万富翁了。”

莫奈的漫画日益受到人们的欢迎，他的虚荣心也一点点增长起来。后来有人建议他去找布丹求教，莫奈出于少年的虚荣心，同时也由于浅薄和无知（他对人说自己不喜欢布丹的画），拒绝了大人們的善意劝告。

但是布丹却找上门来了。欧仁·布丹是一位质朴而又热诚的风景画家，曾得到勒阿弗尔市政当局的奖学金去巴黎学习三年。有一次，他专程从巴黎到勒阿弗尔来画海景，路过一家文具店时，看见橱窗里陈列着许多漫画，他马上看出来作者有几分天才。就这样，三十岁的布丹和十五

岁的莫奈结识了，后来成了好朋友。在布丹的影响下，漫画家莫奈走出了文具店，来到塞纳河的入海口，开始画第一张写实的风景画。

第二年，也就是莫奈十六岁那年，他在里昂的一次展览会上，展出了一幅油画风景。少年莫奈告诉父亲，说自己打算做一个画家，父亲虽不能支持但也没有反对。莫奈的姑母就是喜爱绘画的，有时也画点小画，还送过一幅杜比尼的画给莫奈，莫奈对杜比尼的那幅画着了迷。

1859年，莫奈的父亲写了一封信给市议会，希望能资助莫奈学画：

“敬启者，我的儿子奥斯卡·莫奈，十八岁，跟奥尔夏（莫奈在学校时的美术教员，大卫的学生——雷华德）、瓦雪尔和布丹学画，希望能成为勒阿弗尔城美术津贴的领用人。他的天性与他的爱好是在绘画上，使我不能要他丢开他的事业，但是因为我没有资财足以送他到巴黎跟重要的大师学习，所以我在恳求你，惠许我的儿子成为津贴金领用人……。”

市议会拒绝了他们的请求，理由是莫奈喜欢画漫画并靠此挣过钱，而津贴只能发给那些从事严肃研究的人。没有得到市政当局的资助，莫奈的父亲还是容许儿子去巴黎见识一下。布丹也鼓励莫奈，劝他到巴黎去学习，开阔眼界，还介绍他去找画家特罗扬。布丹自己则留在家乡了。

布丹的写实主义态度，影响了莫奈的一生。没有布丹，莫奈不会成为一个风景画家，也很难在艺术上有所建树。

1859年5月，莫奈到了巴黎。从1859年到1870年，除了因服兵役去过两年阿尔及利亚以外，莫奈基本上是在巴黎度过的。这十一年，他由鉴赏，摸索到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库尔贝、柯罗、杜比尼以及马奈的创作，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他。1868年，沙龙勉强接受了他的一幅画，到1869年，当他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时，沙龙就干脆对他关门了。

当初，这个小杂货商的儿子刚到巴黎的时候，巴黎那种灯红酒绿、喧哗骚动的生活使他多么的眼花缭乱啊。他常常光顾“烈士啤酒酒店”，那是艺术家们聚会的场所，也是写实派、古典派和浪漫派争论不休的地方。莫奈听得多而说得少，由于很早就离开学校，使他在内心里有一种因教育欠缺带来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的消除，是在他对自己感觉的自信心逐渐树立起来以后。特罗扬劝莫奈进古典主义的库退尔画室，可是莫奈宁愿进一家由从前的一个模特开办、没有老师管束的画室，在那里他遇到了毕沙罗。况且，当时他的口袋里并不缺钱用，为了到巴黎求学，他又画了一个时期的漫画，把钱都交给姑母保管，结果没多久就积蓄了两千法郎。

莫奈的父母后来同意莫奈留在巴黎从事艺术，不过要他以进一个确实有前途的画室为条件。莫奈问特罗扬，到底进哪个画室好？特罗扬说：“想听听我的意见吗？假如我重新开始我的谋生之路，我一定到库退尔那里，我也特别劝你去。还有毕柯和孔尼耶也行，但我对这几位的风格总是厌恶的。”

特罗扬没有说错，若想“确实有前途”还是学习古希腊罗马那些永恒不变的法则吧，以便把拿破仑三世画成古罗马的英雄，把皇后画成维纳斯。莫奈还来不及抉择，就被征入伍了。

莫奈喜欢军营生活，满怀高兴地在阿尔及利亚过了两年。1862年初，他因为水土不服患了重病，不得不回勒阿弗尔家中休养。医生警告莫奈的父母：你们的儿子若再去非洲，就会有性命危险。莫奈的父母只得把儿子从军队赎出来。莫奈又可以和布丹一起画画了，还结识了琼坎。

1862年11月，莫奈在巴黎进了格莱尔的画室学画。然而，由于在艺术见解上和老师发生冲突，莫奈不久就离开了那个画室，与学院派绘画分道扬镳了。

1860年，莫奈和布丹一起去看望过库尔贝。后来，库尔贝遭遇过很多不幸，受到人们的冷落，莫奈还是把他当作自己的老师，始终保持着对这位现实主义大师的尊敬和友谊，老库尔贝也以好奇的热情注视着自己学生的创造。1867年，莫奈在枫丹白露森林中画《花园里的女人》，库尔贝在旁边看着他画。莫奈把一幅大画放进一个事先挖好的长坑里，因为这样能够很方便地画画幅的上部。画布上画好了坐在树荫下的妇女，长裙在阳光下显出明亮的色调。莫奈什么也没干，就那么呆着。库尔贝好奇地问他：“你在那里搞什么？你不工作就去休息好了，不是有一些东西，正是你画上需要画的吗？”莫奈摇摇头说：“不，我在等太阳。”的确，一朵云在经过，刚好把太阳遮住了。库尔贝也没有责难莫奈的谨慎。其实，这正是莫奈比老师更胜一筹

的地方：库尔贝反映真实，而莫奈力图反映瞬间的真实。

1864年，莫奈画了《翁弗勒的塞纳河口》。这幅画在1865年沙龙上展出，因为技法保守而受到人们欢迎。

1865年夏天，莫奈受马奈的影响，在外光下画了一幅大画，也叫《草地上的午餐》。当时，马奈已被沙龙接受，而莫奈初出茅庐，许多人把莫奈也当作马奈，因为他们的名字本来就差别不大，而莫奈的签名式又颇象马奈的字体。上流社会出身的马奈曾轻蔑地说：“我不知道他（莫奈）能否盗走我的技巧，不过他已经在盗窃我的名字了。”不过马奈不是一个生性妒忌的人，当他看出莫奈确实有才能的时候，就主动和他结识，反过来向莫奈学习，消除了从前的不愉快。一直到莫奈穷困潦倒，甚至想自杀了事的时候，马奈也从来没有疏远过他。有一次，莫奈向马奈写信，请他寄两个法郎给他的妻子和孩子。

1866年，莫奈画了美丽的《卡美伊像》。卡美伊是莫奈在舍依结识的一位少女，两人不久就相爱并同居了。

1867年，莫奈打算和巴齐依单独筹组一次他们自己的画展，但没有实现。为了生计，他们已经开始在沙龙以外另寻出路。这一年，卡美伊怀孕了，莫奈因为无法生活，更无力养活卡美伊，不得不单身住到自己父母家去。不久，卡美伊在巴黎生下一个男孩，做了父亲的莫奈却买不起火车票去看望她和儿子。

1868年，莫奈和库尔贝、马奈、布丹一起，在勒阿弗尔的一个“国际海景展览会”上展出作品，四个人全都获

得了一枚银质奖章。仅值十五个法郎的银质奖章，解决不了莫奈的燃眉之急，他甚至买不起煤给妻儿取暖。同年，由于杜比尼的活动，莫奈的一幅画被沙龙勉强接受。这幅画的展出也丝毫没有改善他的生活，他在绝望中一时竟萌生了自杀的念头。他在给巴齐依的信中写道：“我是匆忙中写几行字来请求你赶快帮助我。我一定是生不逢辰。我刚被赶出旅馆，而且在那里一无所有。我已经为卡美伊和我的可怜的小儒安，在乡间找到一个地方住几天。今晚我将去勒阿弗尔城，去看看，是否可以从爱好我的艺术的人那里得到多少帮助。我的家人没有意思再帮我一点忙。我甚至不知道明天我将在哪里有什么地方睡觉。你的很烦恼的朋友——克洛德·莫奈。再者，我昨天这样烦乱以致笨到投水。幸而没有受伤。”

1869年，沙龙不再接受莫奈的作品。莫奈这时处于极悲惨的境地，往往只靠雷诺阿给他的面包充饥。但是他没有妥协，仍然不顾一切人的嘲笑、反对，坚持自己的艺术探索。就是这一年，他和雷诺阿一起画了《青蛙塘》。青蛙塘是布日瓦尔小镇附近塞纳河上的一个小小浴场。雷诺阿这次的画，无论从构图、用笔、用色上都酷似莫奈，受到莫奈的很大影响。他们画了青蛙塘，包括游船和池塘中间的小岛，点缀着各种人物，有的在水中嬉戏，有的在岸上观看和交谈，不过都是几笔颜色而已，主要画的是风景，是环境气氛。在这次的画中，莫奈通过色彩的对比变化来达到画面的和谐，把水面上波光摇曳的效果充分表现出来，

被马奈称作“水上拉斐尔”的莫奈，技法上已渐趋成熟。

就在莫奈艺术上渐趋成熟的时候，生活上又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没有面包，没有颜料，他几乎又要自杀了。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莫奈渡过英吉利海峡到了伦敦，主要是为了销售自己的画，换几片面包，避难倒是其次。在那里，莫奈遇到了好心肠的杜比尼，杜比尼介绍他认识了画商丢朗-吕厄，总算卖出了几幅作品。英国之行改善了他的经济状况，温暖的阳光又照射在他的心头。就在这一年，他和卡美伊正式结婚了。

三

1871年，战争结束了。莫奈到了荷兰，在那里画了风车和水坝，然后从荷兰回到家乡勒阿弗尔。从1871年起，他定居在塞纳河畔的阿尔让特依。1868年他曾经画过一幅《塞纳河上的阿尔让特依》，在表现手法上，阳光下的河水、房屋与树荫下的女人没有取得协调；同时，库尔贝阔大风格的影响在这幅画上也表现得很明显。

1871年到1878年，莫奈一直住在阿尔让特依，画了许多出色的风景画，其中有《阿尔让特依的帆船》、《阿尔让特依大桥》、《河畔》和《阿尔让特依的游船》。这个时期，莫奈学着杜比尼的样，弄了一只小船，在小船上建立了“水上画室”。每天，他戴一顶宽边草帽，穿一件农民外衣，坐在船头舱板上，对着阿尔让特依大桥或者归来的

阿尔让特依帆船作画。

阿尔让特依时期，莫奈画出了许多重要的作品，其中包括1872年在勒阿弗尔画的《日出印象》，“印象派”的称呼即由这幅画而来。1876年，莫奈在画一系列的《圣拉扎尔火车站》的同时，还模仿日本浮世绘中的着衣打扮，画了一幅《穿和服的卡美依像》，表现手法却完全是写实的。在这幅画中，卡美依穿着绘有武士的大红和服，作为背景的墙上挂满日本的团扇。

也就是在莫奈创作中的这个丰收季节，印象画派基本上形成了。1873年，毕沙罗画了《干草垛》和《乡村小道。瓦兹河畔的奥维尔》，西斯莱画了《马尔港》，塞尚画了大量杰出的静物画；1874年，雷诺阿画了著名的《包厢》……他们从各个不同的地方出发，在同一个目的地会合了。

1874年，在莫奈的倡导和组织下，他们在巴黎举行了第一次独立画展。结果是引起了一阵哄笑，招来了无数的谩骂，赢得了一个“印象派”的绰号。

1875年，莫奈在经济上再次陷入困境，被迫向许多人借钱，甚至写信给左拉向他借两、三个路易。他还写信给马奈：“一天比一天困难了。从前天起，已身无分文，肉铺子和面包店都不再赊账。虽然我对未来有信心，你知道现在却是非常痛苦的……你能够在回信中寄我二十法郎汇票吗？那将济我片刻之急。”这时莫奈的妻子已生了第二个儿子。

这以后，1876、1877、1879、1880、1881、1882年，

印象派画家们又举行了六次画展。在毕沙罗和德加看来，展览是斗争。毕沙罗在第一次展览所引起的哄笑谩骂声中说：“我们的展览进行得很好，是一次成功的展览。评论家们不进行研究就谴责和诋毁我们。我回到自己的画室里，这比读那些评论有价值得多，从那里什么也学不到。”可是，在莫奈和雷诺阿的眼睛里，展览是为了销售，这跟工商界举行的展销和拍卖没什么两样。

1880年，莫奈没有参加大伙的联合展览，却给沙龙评审委员会送去了两幅油画，被选上了一幅，后来又举行了一次个人画展。这些事使得德加大为恼火，痛骂莫奈“卖友求荣”。可是观众并没有对莫奈好一些，要不是有一位夫人以两千法郎买了他的《解冻》，说不定他又要自杀了。

《解冻》是在1879年画的，当时塞纳河出现了少见的冰冻。也就在这一年，莫奈的妻子卡美依去世了。卡美依自从1875年生了第二个孩子后，一直病倒在床，得不到较好的营养和医疗，病情日益加重。当莫奈那年轻美丽、和他患难与共的妻子，就要在贫穷困苦之中死去的时候，守候在妻子病床边的莫奈，竟在不知不觉下意识地分析妻子脸上的色彩变化。他后来痛苦地对乔治·克列孟梭追忆自己的过失：“……我站在她的床头，看着她的前额，可是我发现我却不由自主地在这张凄惨的面孔上搜索着死亡所引起的逐渐退色迹象。我怎么竟能看出这些蓝色、黄色和灰色的细微变化！你看我落到何种地步了……你看我们是怎样身不由己地首先对色彩作用发生反应，然后又不自主

地由我们的反射作用把我们引进一种单调透顶的潜意识生活过程中去。简直就象一头拖着磨盘兜圈子的牲口。”由此可以看出他对色彩的观察研究已经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

四

生活上的困难逼迫莫奈，使他一再忍痛贱价出售自己的作品。1878年，由于经济窘迫，莫奈不得不离开阿尔让特依，在塞纳河拐弯处的一个穷乡僻壤——维奈里，自己动手盖了一所简陋的房子，一共住了四年。最后一年，他到过法国西部的诺曼底海岸。

这以后，人们慢慢地开始用比较公正的眼光看印象派，至少吹毛求疵的哄笑不多了。一些有远见的评论家开始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分析，尽管还不全面，但或多或少还是肯定了他们的一些东西。1878年，泰奥多·杜雷写了他的著名的维护印象派画家的文章。小说家丢朗蒂在他的一本叫作《新绘画》的小册子当中说：“在色彩上他们（印象派画家）作了真正的发现……无论是在荷兰画家们的作品中，湿壁画的清晰色调中，还是在十八世纪的明亮调子中都不能找到这种色彩。他们不只是关心色彩细微而柔和的运动，……他们的发现还包括下述现象：在白昼充足光线中色彩发生调子变化，从客观物体上反射的日光，以其逼真的程度，具有将它们吸收进一种发光单一体倾向，当光谱的七种射线被吞并为一种单一的无色状态时就是光。他们从

直觉开始，逐渐成功地将日光的成分分解出来，并且用它们分布在画布上，晕色色调的总体和谐将它们重新组合。从幻觉的精巧与色调的微妙之间相互渗透的角度来说，其结果是非凡的。印象派画家对光的分析，就连最博学的物理学家也提不出任何批评意见。”

艰苦的生活似乎是对印象派甜美绘画的辛辣嘲讽，穷困使莫奈变得愤愤不平，尽管他表面上不把这当回事，和雷诺阿乐呵呵地种了块山芋地。1877年，他画了一组《圣拉扎尔火车站》。1883年他和雷诺阿去诺曼底画了几幅《礁石》。1886年的那幅《礁石》，浑暗的海水怒吼着扑向形状怪异的巨石，跟他往日画中的情调大相径庭，强烈而又压抑的色调，发泄着画家的满腔愤恨。那些用狂暴的笔触甩上去的、饱和度很高的色彩，由一个个色彩斑点组成调子的画法，使人想起创立新印象派和点彩法的修拉，同时又充满修拉所不具有的激情。

直到结识了收藏家奥谢德，莫奈的境况才有所好转。奥谢德夫人爱上了莫奈，这时莫奈作品的销售大大有利。莫奈的暧昧事件在他们的伙伴中引起了嘲讽，德加揶揄他“有非常巧妙的售画本领”。然而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丢朗-吕厄的画店里塞满了没有人要的印象派作品，就是德加处在莫奈的地位，恐怕也不会拒绝奥谢德夫人的帮助吧。从这以后，莫奈的境况渐渐好起来了。

莫奈一如既往地勤奋作画。每天天不亮，莫奈就象渔民一样沉着有力地划着桨，去寻找他的画题。“我作画如

同鸟儿在歌唱”，莫奈曾这样说，他往往同时画好几幅甚至十几幅画，光线一变，他就动手画另一幅。

1882年第七届联合展览，莫奈展出了三十五幅作品，这是历届印象派画展中他交出作品最多的一次。

五

1883年，莫奈开始定居吉维尔尼。一直到1926年逝世，他都住在那里。

吉维尔尼是塞纳河东岸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庄园，距巴黎四十公里。莫奈早就看中了这块地方，只是没钱无法搬家。此时，他除了卖出去几幅画以外，还得到了奥谢德夫人的帮助。1883年5月，这位夫人带着她的六个孩子，和莫奈一起住到吉维尔尼去了。她的丈夫似乎并不在意，奥谢德先生带了莫奈和其他印象派画家的许多作品，说是帮他们推销，到美国去了。从此音信全无，也没有寄一个钱给画家。

奥谢德夫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她对莫奈的帮助是不可估量的。她满怀热情，不但管教自己的六个孩子，还一视同仁地照管莫奈的两个孩子。全家十口人吃饭，还要加上仆人，所有费用几乎全靠奥谢德夫人操劳。当莫奈的老朋友们到吉维尔尼来看他，看见昔日不修边幅的莫奈如今衣冠楚楚，连袖口上都装饰着挑花编织，不禁对奥谢德夫人的贤德称赞不已。

莫奈以他那开拓者的热情，自己动手修建住房和花园。他每天很早起床，挖土、栽种、除草……一直到烹调，样样都干。他把花园修建得格外美丽，幽静的小河从中间流过，花丛就象他的调色板一样，以亮的色彩占优势，一块一块排下来。每天，他领着孩子们浇水，就象看护婴儿一样培养那些花朵。莫奈一生除了绘画，就顶喜欢园艺。

1883年，莫奈和一些印象派画家渡海去伦敦，在那里举行画展。伦敦和巴黎相比，确实要开放得多。但是，莫奈仍然被官方否定。当时被官方沙龙排挤而又十分出名的艺术家有两个，一个是罗丹，一个就是莫奈。

长期的不得志，使四十四岁的莫奈有些灰心了，他写信给后来成为作家的奥克塔夫·米尔波，叙述了自己的心情。米尔波当即给他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说：

“只有一件事应该使你焦急，那就是你的艺术。你是在进步还是在衰退？这才是你应该向自己提出的问题。那么好吧，朋友，我愿意替你回答。过去三年中，你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你已经发现新的东西，你的艺术开阔了。我们时代的艺术家中能够赋予绘画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的只有你一个人。并且你的眼光在不断扩大。你充分占有力量，最强有力和最细致的，你是将来最能影响后人的一位艺术家，可是你却告诉我说你完了！”

莫奈重新振作起来。1889年，他和罗丹举行了一次联合展览。这之前，他和雷诺阿到过南法，独自去过尼德兰，在昂蒂贝作过画。这一次联合展览，莫奈展出了数百幅油

画。这一次，幸运的轮子开始转向他这边——成功了！纠缠了莫奈整整三十年的经济窘迫，终于解脱了。以后，越到晚年，他的成功越是不可思议，国家艺术院肯出几十万法郎买他的一幅风景；画商纠缠着他，使他得不到休息。

1890年，他开始作《白杨树》和《草垛》组画，一直延续到1893年。这中间，他去过伦敦，画过《卢昂大教堂》组画，开始酝酿《泰晤士河》组画……他用画笔紧追着时间，同时画着近二十幅画。他每天凌晨起床，站在台阶上抽烟斗的时候就已经胸有成竹，对自己的目的有明确的认识，知道在新的一天要追求些什么。这以后，他出去画画，他的孩子们拿着五、六幅画着同一题材不同时间不同效果的画布跟在他后面，还要随时跑回家去拿干净画布，因为莫奈又有了新的发现。

但是，《草垛》组画的创作却完全是一次偶然的机遇，那是在莫奈快五十岁、已经不再走得很远的时候。一天，他在房子的附近看到了一些草垛，最初激动他的是光线与色彩的和谐、静谧。他画了二十四幅《草垛》，每一幅都是在不同时间和不同角度内画的。1895年莫斯科展出法国印象派绘画，俄国人康定斯基去看画展，他在莫奈的《草垛》面前停了下来，为画面色彩的新鲜、有力与和谐惊叹不已。一个伟大的思想诞生了：可以创造一种不表现确切事物形象的纯形式美的抽象绘画，它同样能与人的情感形成对应，能提供给人以感官上的审美愉快。康定斯基成了现代纯抽象绘画的创始人，他的探索，被评价为相等于任

何一个世纪中艺术形式方面最重要的变革。以后，抽象绘画在西方画坛占统治地位长达半个世纪，莫奈大概做梦也没想到这源头可以追溯到他吧？

随后，莫奈画了一组《卢昂大教堂》、一组《泰晤士河景》以及一组《睡莲》。《卢昂大教堂》组画是莫奈所有创作中最雄浑的作品。画幅不大，却有气势磅礴、压倒一切的力量，这些画达到了再现与表现高度统一的“神似”。当然，如同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一样，它也遭到了不少人的非议。那些谨守古典法则，拘泥于所有细微末节的“形似”的人，是无法理解莫奈的“大写意”手法的，这已是一种莫奈自己的“阔大风格”了，它不同于库尔贝从传统中提炼出来的“阔大风格”。1895年，二十幅《卢昂大教堂》在丢朗-吕厄画廊展出，毕沙罗看了后激动不已：“这种不平凡的技巧使我失去了自制力……它是一幅深思熟虑的作品，是经过长期考虑的，追求瞬间细微差别的效果，我没有见到别的艺术家曾达到这种效果。”毕沙罗作为一个行家，表达了自己的由衷钦佩。

这时候的莫奈，健康状况已大大不如从前，眼疾折磨着他，作画的时间如果稍长一点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他常常失魂落魄地在吉维尔尼田野上游荡，动不动就对孩子们大发脾气，那是他对自己的色彩越来越暗而大动肝火。有时候，他一连几天不回家，就在吉维尔尼对岸的乡村店铺里睡觉。孩子们都怕他，只有在他高兴的时候才敢大胆放心玩耍。其实，他们的这个酷似老托尔斯泰的父亲是一个